

據商務印書館一九三四年版重印

四部叢刊續編（一四）

盡言集

宋劉安世撰

孔氏祖庭廣記

金孔元撰

漢丞相諸葛忠武侯傳

宋張栻撰

上海書店印行

上海福州路四二四號

上海影印廠印刷

四部叢刊續編史部

盡言集

卷一至卷十三

上海涵芬樓景
邱常熟瞿氏鐵
琴銅劍樓藏明
隆慶覆宋刊本

盡言集序

司馬溫公與王介甫清儉廉介孝友文章為天下學士大夫所瞻仰然兩人所趣則大有不同其一人以正進其一人以術行介甫所學者申韓而文之以六經溫公所學者周孔亦文之以六經故介甫之門多小人而溫公之門多君子溫公一傳而得劉噐之再傳而得陳瑩中介甫一傳而得呂太尉再傳而得蔡新州三傳而得章丞相四傳而得蔡太師五傳而得王太傳介甫學行使

二聖北狩夷狄亂華嗚呼悲哉噐之在諫垣專
攻王氏黨其扶持正道亦云切矣余雖不及叅
識其人讀其遺藁徒深慨嘆而已紹興丙子八
月日左奉議郎充秘閣修撰知温州軍提舉學
事兼管內勸農使張九成序

刻盡言集序

吾友銅梁張肖甫飭兵大名大名宋元城劉先生鄉也肖甫乃刻其盡言集以風示宇內移書要余序曩余與肖甫同游大名數謁先生祠歎其言不傳其後於京師錄斯集於李文達公之裔孫錦衣汴所誦之輒扼腕憤歎熱衷而汗顏媿不能如先生盡言也乃今肖甫刻之是宜余序序曰昔孟軻氏稱大丈夫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其致不動心故也先生遭宋熙豐之後爲司馬光呂公著所薦職諫官累

歲正色立朝數犯逆鱗小人乘之譖以投荒凡
今甲所載遠惡地無不周歷蔡京卞革期寘之
死梅守勸使自爲計先生色不爲動既老梁師
成欲大用之而使人諷爲子孫計先生曰吾若
爲子孫計不至是矣嗟乎斯豈富貴貧賤威武
所能動耶蓋先生師司馬文正終身致不妄語
之功友范祖禹同心知諫而厥考太僕公介行
危言讞不得爲諫官母夫人又勉以捐身報主
其父母師友之賢忠孝正直所繇成也知無不
言言無不盡斯集也人臣之龜鏡也哉初先生

自謂不爲子孫計今去先生四百餘年其後人
在杞者詩書世業科第嗣興與當時附京下佞師
成計子孫者今何如哉肖甫好古崇賢計世道
乃刻斯集其有所感也夫

隆慶庚午冬十二月甲寅前進士金華陸東序

刻元城先生盡言集序

余少聞長者言元城先生直言被竄事心竊壯之稍長爲儒生至郡謁先生祠輒低回留之不能去則私臆以爲先生在當時目爲殿上虎其忠言讜議當有著成編帙皎皎在人聞見者何宋史之寥廓也及讀其門人所爲語錄則又蕪漫不足發而文詞亦不少槩見於心甚弗當豈所謂殿上虎者固盡是耶去歲銅梁張壚山公憲副來鎮吾郡亟慕先生欲標榜以式後進求先生遺言不可得博搜之久乃得其盡言集於

大梁

宗藩西亭處則大喜而集仍手抄不便傳誦因命郡守賜谷王君清戎雲嶽朱君司理龍陽蔡君梓之成會公以文武才擢陝叅政治行有日猶以序命余曰公先生里中公敢言類先生是序公不得辭且集湮沒二三百載今始顯出詎謂無待余承命逡巡曰唯唯否否何敢當第先生之所以盡言與公之所以刻是集者則不可以不之序也序曰夫古稱盡言者至龍逢比干極矣在漢則有汲長孺在唐則有魏陸二公

在宋則有先生而先生之爲諫議正當熙寧元祐章惇蔡京諸黨進退之間而宋北狩南渡未然之際乃先生之所建白每以辯是非邪正進君子退小人爲急其攻擊章蔡諸䟽至二三十上不止甚或犯主顏色雷霆震怒旁觀縮朒先生則少停復奏不爲竦撓嗚呼其亦苦且危矣語曰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其先生謂乎使先生之說果行則章蔡可以不橫元祐可以不疊徽欽可以不北而高孝可以不南宋之杜稷至今存可也柰之何鑿柄之不入而春循梅新高寶

雷化諸蠻烟瘴雨之區卒爲先生奉母延喘之所也悲夫然於先生則何病矣徒令後之論國是者惟三致嘆於當時之君臣而已且先生之所以能盡言若此者蓋緣先生久從司馬公游得誠之一言爲盡心行已之要而求誠之功又始不妄語所得固非淺鮮者故能誠以事主引是非爭天下大體死生禍福視如浮漚而將與孟子剛大不動心者埒矣由是觀之先生誠何如人哉先生誠何如人哉今去先生久矣而鄉後進小子仰先生如太嶽北斗之不可即縉紳

大夫游吾郡者聞先生風則思願為之執鞭而
有不能孰謂忠義之心果古今殊乎夫君子愛
其人則思永其傳希其踪則思踐其實茲集出
將使後之論先生者得與龍逢比干諸公同游
而鄉後進與縉紳之仰止先生者各砥礪其廉
隅節槩以無負先生而時事國運且有賴斯固
壚山公與郡太守諸君刻布是集之意已然壚
山公蜀人也昔蘇長公稱先生為真鐵漢至今
名為確言乃公亦炳播是集殆又為先生之鍾
期乎然余則非其人胡足為先生序亦少致嚮

書言集
幕之私云集凡三卷刻之郡署中

隆慶辛未正月吉日

賜同進士出身前吏科給事中郡後學石星譔



劉元城盡言集序

古人所謂不朽者三而言居其一言非難盡言
為難盡言非難盡言於君尤難噫若劉元城先
生者其殆能人之所尤難者耶先生魏人也宋
時舉進士初除諫官即欲以直諫報主又慮坐
是罹罪貽母氏憂乃入白母太夫人欲辭職終
養即是可以覘先生之孝母太夫人述先君子
欲為諫官而不獲之故再四勉慰強使就職先
生拜謝教及入諫垣遇事極言畧無顧避即是
可以知先生之忠古人謂出處可卜事業先生